



温故

温故书坊

十一

主编 刘瑞琳

白先勇 战后东北国共之争「上」

李伟 是是非非蒋碧微

蔡登山 五十年来千斛泪——顾颉刚的情感世界

祝晓风 有关柳无忌先生的书缘旧事

沙漠 挚友老何

何蜀 夏工宣

张家荣 家园忆往

桑新华 故居民风千年根——北京西郊古村落拍摄手记

岳玉明 张学良与影星胡蝶的绯闻

姜庆刚 陈梦家的两封信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故(十一)/刘瑞琳主编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4

ISBN 978-7-5633-7421-2

I. 温… II. 刘… III. 中国—现代史—史料 IV. 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122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 版 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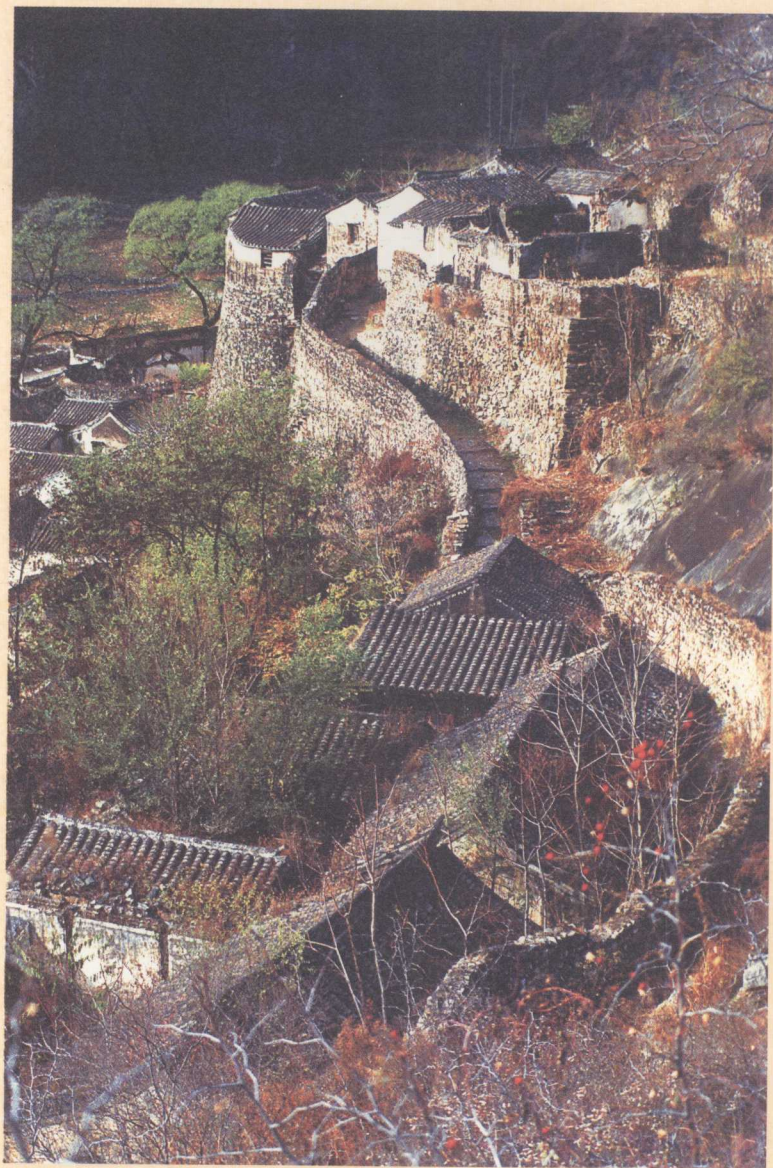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:10 字数:150 千字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爨底下的这组古堡式的清代初期建筑，有宏大壮美之势，被称作“京西的小布达拉宫”。
(2005年4月桑新华摄于斋堂镇爨底下村，请参阅“风物”《故居民风千年根》)。

封面图片

燕京大学燕南园旧址。

(沈继光摄于北京大学)



农家院里的秋景

(2005年9月桑新华摄于斋堂镇霞底下村，请参阅“风物”《故居民风千年报》)

目录

特稿

白先勇 战后东北之争（上） / 1

人物

李 伟 是是非非蒋碧微 / 29

蔡登山 五十年来千斛泪

——顾颉刚的情感世界 / 37

祝晓风 有关柳无忌先生的书缘旧事 / 51

记忆

祝伟坡 我的“家庭成分”问题 / 71

周成林 伯父 / 81

沙 漠 挚友老何 / 87

何 蜀 夏工宣 / 102

风物

张家荣 家园忆往 / 106

桑新华 故居民风千年根

——北京西郊古村落拍摄手记 / 122

聚焦

岳玉明 张学良与影星胡蝶的绯闻 / 128

印象

李 伟 随蒋介石游太湖 / 142

仲 炜 “文革”中拜访傅作义 / 147

文本

姜庆刚 陈梦家先生的两封信 / 149

片语

张书克 胡适：佳人乎？贼乎？ / 152

战后东北之争（上）

白先勇

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《仰不愧天——白崇禧将军传》，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在《战后东北之争》中，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，并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，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，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，提供了一种新视角。因《温故》篇幅所限，此次刊出有删节。——编者

前言

抗战胜利后，国共两党展开斗争，抢夺接收沦陷区。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，首先启端于东北。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、地缘政治、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，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。

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之间，国共双方军队，精锐尽出，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。这是抗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，对于东北得失，以及整体内战，关系至巨。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，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，5月17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，飞往东北督战。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部长，并将于6月1日就职，父亲赴前线督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，并将其部下新六军、新一军、七十一军，三天内

攻下四平街，并继续往长春、永吉进攻。林彪部队十万余人大败，溃不成军，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。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，向蒋中正施压停战。在此关键时刻，父亲飞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战果，并力主国军应不顾一切，乘胜追击，收复北满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佳木斯等城市，彻底肃清东北共军。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，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战争胜负的重大建议，于6月6日，片面下令停战。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，已追过松花江北岸，抵达双城，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，毛泽东下令林彪，准备弃守哈尔滨。此次停战，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，整军反扑，东北形势，自此逆转，后东北沦失，乃影响整个国共内战。

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

——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

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，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，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，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，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，1945年2月4日，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，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。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，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，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，是一股强大力量，苏联参战，乃属必要。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，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：开大连为国际商港、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、合营中长铁路等。8月6日，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，日本投降在即，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，次日，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、中韩边境等，出兵东北，关东军不战而降，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，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。二次大战，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，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，以做补偿。欧战结束，苏联势力席卷东欧，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，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，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。日本战败，美军占领日本，不让苏联插手，苏联已感芒刺在背。在国防上，东北如一柄利刃，深深



1946年1月22日，宋美龄到长春慰问苏军官兵并与苏联方面商讨苏军撤军事宜，熊式辉、蒋经国以及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到机场迎接。

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，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，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。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，苏联便处处作梗，不让国军顺利登陆，延误国军进占东北。苏联阻碍国军接收，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，抢先一步，立足东北，在时间上占了先机，对其日后胜利，是大有帮助的。而共军从苏联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，当然又是另一项苏联的“贡献”了。

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，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，代替日本，独霸东亚。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，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向日宣战，出兵协助中国，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，美国还击，出于被动。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，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，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。当时国共双方，剑拔弩张，军事冲突

一触即发，尤其日本甫投降，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，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，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，东北形势急迫，美国政府是认识的。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，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、华北，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，向国民党施压，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，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。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，无功而返。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(Albert C. Wedemeyer)，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，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，协助国军，对抗苏联，但为美国政府所拒。¹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，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。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，而美国却划地自限，不肯介入过深，以免卷入国共内战旋涡，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。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，可谓举步维艰，既遭苏联作梗于先，又受制于美国调停，国际形势极为不利。

共军闯关东北

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，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。除了经济以外，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。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，不但可以背靠苏联、外蒙、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，除去后顾之忧，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，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，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。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，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、外蒙、北韩的联系，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，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。争夺东北，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，中共全力以赴。

远在1945年4月，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，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，指出：“如果取得了东北，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。”8月9日，苏联进军东北，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，两天后，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，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，接受日本投降。其中第二道，“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，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”：

一、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、绥远现地，向察哈尔、热河进发。

二、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、察哈尔现地，向热河、辽宁进发。

三、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、河北现地，向辽宁进发。

四、现在河北、热河、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，即日向辽宁、吉林出发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一投降，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，马上开动，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、苏北，日夜兼程，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：

9月初，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、本溪。同区李运昌部，到达山海关、锦州。

10月上旬，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，沙克、万毅、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。

10月下旬，吴克华、杨国夫、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。

11月，罗荣桓、黄克诚等由山东、苏北，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、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。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。

由9月至11月，短短三个月间，中共各路部队，先后到达东北，有十一万人。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，一同进入东北。

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，提出“向南防御，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。9月15日，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，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，委员有陈云、伍修权、叶季壮、林枫。彭真等即刻飞东北，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，宣布东北局成立。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、张闻天、李富春等，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，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。

10月31日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“东北人民自治军”，林彪为总司令，彭真任政治委员，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，周保中、吕正操任副总司令；1946年1月，改称为“东北民主联军”，除八路军、新四军外，并包括东北旧有的“东北抗日联军”、“民主自卫军”、“自治军”。

由此，在甚短期间，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，开展工作。

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，一来由于抗战期间，中共部队在华北冀、热以及山东、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，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，得了地利。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，一声令下，剑及履及，其果断决心，也是成功因素之一。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，迄今仍有争议。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

东北，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，则是不争之事实。国共两军争夺东北，共军抢得了机先。

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，党政军精英尽出。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号战将，其他如罗荣桓、黄克诚、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。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，张学思(张学良弟弟)、吕正操、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，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。东北局的彭真、陈云，后来又加高岗、张闻天等人，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，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，参加工作。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，连罗荣桓自己都说：“如果还搞不好，那就该打屁股。”²

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，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。长期以来，日伪统治时代，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，周保中等人领导的“东北抗日联军”牺牲很大，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。不同于华北、苏北等地，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，东北人民当时都只“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，想中央，盼中央”，对于中共不甚了解。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，初到东北，相当艰苦。黄克诚11月26日打电报给毛泽东抱怨，共军“七无”：

“无党(组织)，无群众(支持)，无政权，无粮食，无经费，无医药，无衣服鞋袜等。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……”³

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，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，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，够伙食十六天用，他12月7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：

“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、一百元之大边币，造成物价飞涨，商店关门，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，其余到一处吃一处，吃空烧尽，有如蝗虫，人民怨声载道。”⁴

中共部队进关初期，本身也有不少问题。第一是逃兵问题。9月7日，万毅给军委的电报：“部队采取逐次动员，但逃亡仍严重，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人。”⁵

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，11月15日给“军委林彪”的电报中说：“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。”⁶

其次，中共部队组成分子良莠不齐。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：

“进入东北之后，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，有些以‘明当八路，暗投中央’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。所以，虽然出现参军高潮，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；部队发展虽很快，但大量新成分，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。”⁷

中共部队进入东北，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，没有刻意阻止，但红军对待共军，也并非完全友善的。据黄克诚、罗荣桓等人的回忆，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，曾受过红军不少气。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，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，也被红军赶了出去。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，后来并未实践诺言。不过罗荣桓承认，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，“改善了装备，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”。⁸

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，一向轻视，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利(Patrick Hurley)讥称中共为“奶油共产党”(Margarine Communists)。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，起初并不看好，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，又有美国援助，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。斯大林老谋深算，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，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，国共相争，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，伺机从中取利。在东北，苏联对中共部队，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。

中共抢先进军东北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，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。

国军进军关外

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。不同于其他沦陷区，国民政府接收东北，需从苏军手中转移，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，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，牵动国际势力。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，国军进军东北，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，接收东北，亦是军事行动。

日本投降前后，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，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。1945年9月初旬，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



1946年4月22日，国民党新一军进驻沈阳。

议，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。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、津，欲固平、津，必须先收热、察。万一必须大军出关，亦只宜先驻沈阳，俟包(头)、绥(远)解围，锦(州)、承(德)肃清，再收长(春)、哈(尔滨)，否则军械补给、士兵寒衣，均生困难。⁹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、华北的接收，东北的补给线过长，国军的力量，同时占领东北、华北，力有不逮；部队入东北，孤军深入，乃兵家大忌，故应先巩固华北，步步为营，再作北上打算。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，对国军部队的实力，了若指掌。父亲的看法，与魏德曼不谋而合。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。他向蒋中正建议，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，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，先巩固其地政权。他并向蒋氏建议，将东北问题国际化，邀请美、英、法、苏，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，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。¹⁰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，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。他在《苏俄在

中国》中，对东北接收问题，作此痛切检讨：

“东北的安危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，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。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，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，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，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，坚守榆关，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，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，同时公诸世界舆论，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。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，戡定中共的叛乱，控制华北的全局，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，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，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。

然而我们决策之后，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，不能坚持到底，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，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，陷于一隅，而不能调度自如，争取主动；最后东北一经沦陷，华北即相继失守，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。”¹¹

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，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。

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，1945年8月31日，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《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》，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、经济两委员会，划东北为九省，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，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，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。

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、行政、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，而以外交、行政先行。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，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，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，寄望之殷。

10月12日，熊式辉、张嘉璈、蒋经国抵长春，设立东北行营，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(Rodin Y. Malinovsky)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。中国方面，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。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、营口、葫芦岛安东港上岸。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，中国军队不得使用，而营口、葫芦岛等港，苏联则称情况不明，无法保证国军安全。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，果遭共军射击，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。至于撤军日期，苏



1946年4月，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抵沈阳。

联也一再更改，有意拖延。苏联阻挠中国接收，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，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。

10月底，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，邀蒋经国先往。12月25日，蒋经国以蒋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，与斯大林两次会晤。斯大林提出的谈判重点为坚决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，要求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独立政策，如将美国势力排出，由中苏合办东北工业三十年，可命中共服从蒋主席的领导。斯大林并提议与蒋中正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会晤。蒋中正对斯大林反复无常心生疑惧，又怕中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计，没有接受邀请。

中苏谈判胶着，而共军趁机源源上道进入东北，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，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，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，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，开始军事接收。国共军事冲突，在关外日渐扩大。

自1945年末至1946年初第一次“四平街会战”，前后抵达东北的国军部队如下列次序：

1945年11月，十三军，军长石觉。五十二军，军长赵公武。

1946年1月，新六军，军长廖耀湘。

同年2月，新一军，军长孙立人。

3月，七十一军，军长陈明仁。

4月至5月，六十军，军长曾泽生。

5月，九十三军，军长卢濬泉。

此外，尚有青年军的二〇七师，师长罗又伦。

“四平街会战”之前，国军出关共七个军，约二十八万人，由美军协助，从越南、缅甸以及中国西南边域，海空运到东北。

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，便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秦皇岛，指挥国军部队进占东北。由于共军捷足先登，南满的中小城市多被占领，国军入东北，是一站一站硬打进去的。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先抵秦皇岛，因十三军乃全部美械装备，火力强大，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，火力中等，杜聿明指挥这两个军，自11月中旬从山海关沿北宁铁路北上，11月26日，进据南满重镇锦州。其间林彪部队远道跋涉，十分疲劳，一时战斗力尚未恢复，而共军的装备远不如国军，且打且退。国军初入东北，尚称顺利。韩先楚也承认，国民党军“最初进攻的兵力，虽然不过两个军，但战斗能力却优于我军”。¹²

国军攻占锦州之后，继续往北扩展，占领北镇、黑山、义县等地，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，攻进北票、朝阳。1946年1月，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。2月，十三军八十九师，向法库冒进，与共军新四军三师激战于秀水河子，八十九师折损一团人，是国军出关后，第一次受挫。但同时国军第六军等其他五个军，已陆续进入东北，国军势力大增，关外国共战争，乃转剧烈。

苏联向国民政府索取东北经济利益不得逞，国民党内由CC派主导的反苏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国际上美国领头向苏联施展压力。1946年3月11日起，苏联乃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，于是国共部队便积极开展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。3月13日，国军五十二军进驻沈阳，随即配合新一军、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，向沈阳以南、以东、以北继续进军，从3月下旬至4月初，占领抚顺、